

一笼麦香润年关

□吕贵德

腊月廿八，这是刻在我脑子里的“蒸馒头日”。小时候，一到这一天，厨房里就会变得热闹起来，母亲早早就系上围裙，在灶台边忙活起来。雪白的面粉变成母亲手里软糯香甜的“年馍”，我们小孩儿围在灶台边，一心想着能早点儿吃热乎乎

的“年馍”。蒸“年馍”的准备工作，母亲总是格外细心。将面粉捧在手心里靠近鼻子，一股淡淡的、清冽的麦香味儿直冲鼻孔。除了面粉之外，酵母、白糖及温水必不可少。酵母一定要选用当年的，这样发酵出来的面团才足够软；白糖可以增加甜味儿，帮助酵母“醒发”，这是母亲摸索多年的经验。

做酵母水的时候，把适量酵母、白糖放进温水里（水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，和人身体的温度差不多），这样才有利于酵母发挥作用。母亲用筷子轻轻搅动酵母水，直到白糖完全化开，酵母也均匀散开，再放在灶台边比较暖和的地方，让酵母慢慢“醒发”。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，母亲会把面粉倒进面盆

里，等到酵母水冒泡，闻起来有一股淡淡酒香味儿的时候，就开始揉面。

母亲的手在面团上用力地按压、揉搓，把面粉里的空气揉出来。刚开始揉的时候，面团很干涩，也很粗糙，很容易就粘在手上，母亲就会时不时地往手上抹点干面粉，一直揉到面团变得光滑、细腻，摸上去软乎乎的很有弹性，表面亮堂也不粘手才算合格。我很想知道怎样揉面团，于是往前凑过去想试一下。可是，我的小手怎么也握不住大面团，最后把自己弄得头发和衣服上都是面粉。母亲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揉面很累，等你长大一些再学吧！”

揉好的面团要放进盆里发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母亲将一块干净的棉布用水打湿再拧干，轻轻盖在面盆上，这样既保温又保湿，然后把面盆放在灶台旁边，利用炉火的余热，慢慢地让面团“长大”。大概过了两小时，母亲掀开棉布，用手轻轻按一下面团，看看发酵得怎么样。

等到面团的体积足足涨到原来的两倍大小，看上去又蓬松又柔软，用手轻轻按下去会慢慢回弹，并且只有淡淡的麦香味儿及酵母特有的清甜味儿，就表明面团已经发酵好了。母亲高兴地点头说：“成了！这样蒸出来的馍，吃起来肯定又蓬松又柔软。”

发酵好的面团，终于迎来了有趣的塑形时刻。母亲将面团从盆里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再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，用刀切成一个个大小差不多的“剂子”。母亲手法娴熟，有的变成了圆滚滚的馒头，代表着一家人团团圆圆；有的被捏成了元宝形状，那就是“元宝馍”，预示新年招财进宝；还有的被捏成鱼的模样，那就是“鱼馍”，寓意年年有余。

“年馍”做好以后，不能马上蒸，还需要再次发酵。母亲在锅底铺一层干净的纱布，不仅能防止“年馍”粘锅，还能让“年馍”底部保持柔软；把一个个“年馍”轻轻放到锅里，每一个“年馍”之间都要留有一定的空隙；摆放完毕后再盖好锅盖，

放到温暖处静置大约30分钟。二次发酵结束以后，“年馍”就变得又大又软，轻轻一碰就能感受到它的弹力。这个时候，就可以开始蒸“年馍”了，母亲把蒸笼放在灶台上，灶里已经添好了柴火，火苗越烧越旺，先用大火把水煮沸，让蒸汽迅速充满整个蒸笼，然后再调成小火慢慢蒸。

等待蒸“年馍”是既难熬又幸福的时刻，我守着灶台，眼睛盯着蒸笼，时不时地问母亲：“娘，‘年馍’蒸好了没有？”灶膛里的柴火“噼啪”作响，蒸笼里的蒸汽时不时地从缝隙里喷出来，带着热气和甜香，把我的小脸熏得通红。

“年馍”终于蒸好了，母亲掀开蒸笼的盖子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麦香味儿混着甜味儿在空气里散开。“年馍”圆滚滚的，像一个个小胖子，软乎乎的感觉从指尖传到心里。

母亲拿着刚出锅的“年馍”吹吹热气，分给家人吃。我小心翼翼地接过“年馍”，赶紧吹几口气，然后迫不及待地咬一大口，那种满足感，没有任何零

食可以比拟。我狼吞虎咽地吃着“年馍”，脸上、嘴角都是馍渣，母亲看着我，脸上洋溢着温柔的笑容。厨房里的笑声和弥漫的麦香味儿，成了我过年温暖的记忆。

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流逝，城市化的大潮慢慢吞没了小乡村，老家的习俗也逐渐简单起来。近几年来，家里蒸“年馍”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村民们直接去超市买现成的馒头，既省时又省力。母亲年纪大了，胳膊没有力气，揉面越来越费劲，也就和邻居们一起到超市买现成的馒头。

现在，每逢过年，我家仍要蒸一笼“年馍”，只是“主角”从母亲变成了姐姐。虽然姐姐的动作没有母亲利落，但是姐姐很认真。我说超市里的馒头也不错，不用这么麻烦。姐姐摇摇头，一边塑形一边说：“不一样，过年就要吃自己家蒸的‘年馍’，才叫有年味儿，蒸的是馍，也是念想，是对全家人平平安安、圆圆满满的心意。”

（作者供职于安阳市中医药学会）

春联闪闪贴门户

□刘传俊

从腊月廿三开始，可以说是我家最忙的时候。母亲既要淘洗麦子、磨面、蒸馒头，又要洗刷衣物、煮肉、炸丸子……从早到晚忙得脚不落地。母亲不仅会将衣物清洗得干干净净，还会准备很多食物，犒赏忙碌了一年的家人，以及款待春节期间来家里拜年的亲朋好友。父亲也闲不住，除了劈柴、担水外，还有就是义务为村民写春联了。

现在，印刷的春联在商店里、大街上随处可见，样式、宽窄、长短一应俱全，任你随意挑选。“有钱没钱，贴上春联过年”的顺口溜，便是那时生活情景的真实写照。那时物资普遍不足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特别是在农村，过春节，村民们贴上手写的春联，心里就美滋滋了。

我们村子里识字的人不多，会用毛笔写春联的更是屈指可数。父亲就是其中之一。小年过后，一家一户的“当家人”，就会拿两张大红纸来我家，让父亲帮他们写春联。父亲一脸谦和，心甘情愿为他们写春联。

我家主房里，靠东墙放着一张老式黑漆方桌，那是写春联的好地方。方桌上搁着一方黑色砚台，古色古香，精美绝伦。砚台的一头较宽，另一头较窄。宽的那头，有一条约一指宽的凹槽；窄的那头，雕刻着花纹。写春联前，要先研墨。我拿着长条形墨锭，蘸着滴进砚台内的少许水一圈圈地研墨。水不能多也不能少，只能恰到好处。

室外天气寒冷，即便是再冷硬如铁的胸怀，也根本抵挡不住新年的热情召唤和墨香的温存慰藉。要过年了，谁家不想贴上喜庆的春联呢？墨锭在润滑的水滋润下，流淌出了绵软的墨汁，连手感也是柔和的，令人舒心至极。我不停地研墨，砚台里的墨汁越来越浓。父亲根据每个人的要求，将红纸对齐折叠，先确保上联和下联的尺寸，再考虑横批，用镊子裁好，一点儿也不浪费。开始下笔了，只见父亲用毛笔蘸了蘸砚台中的墨汁，再将笔头轻轻在边缘刮去多余的水分，就开始写起来。

春联的内容，大多是符合村民心愿的词语，不仅有久盛不衰流传在民间的谚语，如“春前有雨花开早，秋后无霜叶落迟”之类，还有适应形势让人朗朗上口的时髦语句。贴在屋内和院中的吉祥话，如“满堂生辉”“满园春光”等；贴在灶台前的吉祥话，如“年年有余”等；贴在牲口棚的吉祥话，如“槽头兴旺”等；贴在牛车上的吉祥话，如“日行千里”“夜行八百”等；贴在村外晒场上的吉祥话，如“五谷丰登”“风调雨顺”等。

书写春联是父亲心声的自然流露，亲手写出内心的渴望，抒发积攒一年的情感。整个村庄的角角落落都贴上父亲写的春联，这年才算过得有滋味。等铺展了一地的春联上的墨汁晾干了，父亲就一卷一卷，再用一节细绳绑好，写上送大红纸者的姓名，等人家来取。

父亲写的春联，犹如一幅幅匠心独运的蓝图，憧憬着美好的诗意生活，深受村民们喜爱。除夕傍晚，端着冒着热气的饺子前，放一挂鞭炮，将父亲手写的春联张贴在院子的大门上、堂屋的门上。贴上了春联，仿佛生活霎时就安定了下来，为过去的一年画上了一个既圆满又美丽的句号。贴上了春联，就好像放飞了新的一年希望。梦寐以求的希望，正按照父亲挥洒笔墨写下的春联里蕴含的意愿，在蔚蓝的天空中呈现出缤纷的色彩，令人瞩目仰望、心驰神往，催人不懈余力、奋进不止。

一幅幅春联，是春节里漫过村庄的一场吉祥的风，吹动着窗帘，吹进了心扉，吹散了心头的烦恼，闪烁着晶莹的光芒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出门见喜，邻里和睦，迎春纳福，家宅吉庆，国泰民安……不管是贴在门框上的，还是贴在鸡舍前的，猪圈栅栏上的，都像适时开出一朵朵吉祥如意花朵，让人百看不厌。男女老少，无不盼望新一年的似锦光景，跟眼前的这些春联一样红火。春联的墨香扑鼻而至，春联的喜悦浸润心扉，春联的通红映照整个村庄都是一片红光闪闪。身穿黑白相间服饰的喜鹊，也情不自禁地发出节奏明快、响亮清脆的悦耳声音，“叽叽喳喳”从门前飞过，在祥瑞的红光中舞动着翅膀，把萦绕不绝的瑞气和祝福洒满了整个村庄，然后和着普天同庆的节拍，越过高山大河，与祖国大地的祥和融为一体。于是，一幅幅无比的红满人间、福满人间、春满人间的吉祥如意图画，就永驻在人们心中。

（作者供职于郑州市骨科医院）

腊尽春回年事多

□童如珍

腊月已至，年味渐浓。在我们江西东北部地区，依然保留着腊月忙年事的诸多习俗。

喜过小年。各个乡村过小年的日期不同，有腊月廿一、廿二、廿三、廿四、廿五、廿六的，也有大年前一天的，称作“撞年”。有一个艾姓村子的小年为廿二，酒菜上桌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饭桌下放一只大木勺，每人将一只脚踏在木勺上。户主嘴上念念有词，然后再动筷子夹菜，举杯饮酒，人称“乌龟年”。还有一个祝姓村子，多为渔民，为廿五过小年。上午，各家派人到江边的大庙里烧香拜“河神”，以求来年一帆风顺、鱼虾满舱。

结账清欠。年底将至，把一年的家庭经济账目仔细盘点一下，别人欠我的、我欠别人的一算明白。所欠款项须赶在年前结清，正月是不能去要账的。倘若钱款不够结不清，那就约定还款期限，这叫“有钱钱交代，无钱话交代”。

置办年货。这属于年事里的重头戏，尤其在农村，得趁早筹办。年初养的猪，长得膘肥体壮，就等着年底宰杀。杀猪那天，众邻居前来帮忙。一切忙完，主人请大家吃“杀猪菜”。村集体的鱼塘水抽干了，抓起的大鱼小鱼，搭配好分到各户。米糖、灯芯糕、年糕等年货，制作工序较为复杂，往往几家一起合伙制作。

除尘洗晒。过年讲究除旧迎新，除尘选在农历逢单日，全家人齐上阵。将房子的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房梁上的灰尘，用长竹竿绑上湿毛巾抹除。去年门框上贴的春联已褪红发白，撕下来以待贴上新春联。过季的衣服洗净晒干后放进衣橱，被褥、床单拆洗更换。

沐浴剃头。素有正月不剃头的说法。过年前，头发无论长短，都得修剪一番。城里的理发店人满为患，夜半灯火通明。村里的剃头匠更是忙得不亦乐乎，提着工具箱挨家挨户上门剃头，从早忙到晚。如今，洗澡更方便了，许多农村家庭有了热水器。不过，个别山村家庭依旧喜欢用水桶洗澡。

祭灶敬祖。腊月廿三为祭灶日，在灶台上摆上年糕、水果等食品，向灶神祈福。过后，在厅堂正中的香案上摆上贡品，点上香烛，祭祀自家的祖先。下午，还要去坟地祭拜已故的先辈，除去坟头上的杂草，清理排水沟里的淤泥。

送年访亲。年前走亲戚叫送年，年后叫拜年。送年的对象主要为外公、舅舅和岳父，礼物有猪肉、鱼、蛋等年货。对方收到礼物后，会回赠一些花生、红枣等礼品，这叫作“回望礼”。

忙忙碌碌的腊月，年事里透着浓浓的烟火气和节日的喜悦。

（作者供职于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卫生健康委）

■摄影作品



梅花满眼踏新年

段泓涛/摄

（作者供职于舞钢市卫生健康委）

冰锥子里的乡愁

□郝军

我的老家位于豫西北部的一个山村。印象中，小时候过年，总会遇见一场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，屋檐下挂满了一排排冰锥子，掉落成为我与小伙伴们难得的玩具和“美食”。

不知为何，一说到吃冰锥子，就想到了过年，似乎吃冰锥子与过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。数九寒天，大雪纷飞，一夜之间千万根冰锥子悬于屋檐下，过不了多久，春节就在鞭炮声中到来了。

记忆里，清晨起床之后，我首先看到的是屋檐下挂满了冰锥子，像天地间忽然吟出的长短诗句。我和小伙伴们兴奋地拿着小竹竿儿，拦腰敲掉瓦角尖的冰锥子。随着清脆的断裂声，冰锥子

掉在雪地上断成几节。小伙伴们一争抢着捡起来塞进嘴里，“嘎嘣、嘎嘣”地嚼着，就像三伏天吃的“咯嘣脆”的冰棒儿。倘若哪一年没有下雪，屋檐下没有冰锥子，我们就感到整个村子少了一点儿情趣。

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积雪和冰锥子逐渐融化，一滴滴水珠往下滴落。时间长了，积水汇成“溪流”，把周围的积雪润湿一大片，如同往日且角演员脸上画一层浓妆。

越接近春节，雪和冰锥子就衬得人们生活过得有味。屋外，我和小伙伴们以冰锥子作为“宝剑”，上下挥舞着；室内，大人们分忙忙碌。蒸包子、炸糕、蒸

“年馍”、烙油饼、宰鸡杀鱼……一家人一边干活儿，一边唠嗑儿，喜气洋洋，其乐融融。

在我成长的岁月里，先后跑了天南海北许多地方。无论是北京故宫的冰锥子，还是晋陕地区的冰锥子，虽然它们穿越古今、风情万种，但是没有我家老屋的冰锥子那么真切动人、情深意浓。

过了腊八节之后，我因事再次回到家乡，心底那份忆往思今的乡愁油然而生，一滴泪珠从我布满沟壑的额颊上滚落而下，滴在院落的石阶上，滴落在生我养我的故土里。

（作者供职于孟州市创建卫生城市办公室）